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羅鍋軼事 第一回 因逼糧怒斬進士 憐疾苦替民納糧

財帛本是真實，自古到今稀罕。能治家宅共門面，有錢實在方便。
動身不用步走，行路車馬當先。
使奴喚婢將話言，立在人前好看。
銀錢本是賊物，無義資財休貪。
作官為財把心偏，惹得庶民恨怨。
為人莫當財主，操心費力不安。

雙調《西江月》念罷，單說我國大清朝國祚傳至第六代皇帝，即雍正皇帝駕坐九重十三年，駕崩。雍正第四子愛新覺羅弘曆繼位，年號乾隆。自乾隆皇帝駕登九五以來，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。駕下文武王大臣，皆有保國愛民之心，頭一家東台御史竇光鼎，西台御史田綱峰，勉二王爺、揪頭太歲郭英，首相紀曉嵐，吏部天官劉墉，鎮殿將軍吳能，河間任丘蘇應龍，九門提督和坤，戶部侍郎國盛。國盛之弟國盛出任山西甘肅道，國盛之長子名國泰，欽命山東巡撫。這國盛之女是乾隆皇帝西宮妃子，乾隆皇帝賜與國盛穿朝馬，這且不表。

卻說山東一省，三年歉收，頭一年遭了大旱；第二年遭了冰雹，如碗口大小；第三年三月下雨至四月方止，下的雨水旱地可以行船。麥子一石價值八吊五六百文，紅糧一石價值六吊七八百文。窮民無食，剝樹皮而食。坑內水草上秤賣與窮人食用，濟南府立下賣人市，窮人手攜兒女在市中插草標而賣之。

只聞市中啼哭之聲，號餓之聲，聲震於市。亦有提筐挑簍，攜女抱男逃難於四方。有許多難民百姓逃到北京順天府，在大街上乞討，已非止一日。

這一天山東眾難民正在街上乞討，恰遇吏部尚書劉墉下朝，見滿街難民，遂吩咐：「住轎。」向外問道：「你這一群百姓，竟敢在御街上成群結隊吵嚷，我劉墉既然遇見，豈肯容爾等在此放肆，任意胡行！」眾難民聞言，就知是老鄉親劉吏部，一齊擁在轎前跪倒。口呼：「劉大人，非是攪擾地面，難民等皆是山東人氏，家鄉一連三年荒歉，旱澇未收，只落得人吃人，故而四散逃荒，今來至北京，衝撞了大人之轎，罪該萬死。」

劉吏部聞眾難民之言，不由心中嗟歎，口內長吁說道：「令我無法可使，無計可生，本部院只可明晨本奏當今，發帑賑濟爾等就是了。」眾難民聞言，叩頭散去。

劉吏部回府修了一道奏折，次晨上殿升本，乾隆皇帝閱本准奏，發下四十八萬老米，白銀三帑，赴山東賑濟黎民。方發出彰儀門，山東巡撫國泰的折子進京，值日官將折本呈獻乾隆皇帝御覽。萬歲爺一覽折本，心中躊躇，暗想：「為何山東巡撫國泰折本之上言山東一省風調雨順，年景有十成，劉墉所奏山東一省三年荒歉。」萬歲回想：「哦，是了，劉墉是風聞，國泰是實見。」遂刷了兩道旨意，一道旨意追回老米賑帑；一道旨意發到山東巡撫衙門。國泰接旨，展開一看，原來上諭寫著：山東年景豐稔，照常開征國課。

國泰心中歡喜。

列位，這國泰仗西宮係他胞妹，將山東一省荒歉隱匿，上一折本言其年豐歲稔，他一則得加級錄；一則在山東可以作威作福。

閒言休提，國泰看罷聖旨，出了一張開征告示，催促各府州縣開征。眾黎民日不聊生，那有銀錢封糧，若封不上糧，飛簽火票將黎民拿上大堂，重打四十大板。每五個人扛著一面大枷遊街示眾。這山東九州十府一百單八縣，封不上糧的多，竟見街市上扛枷的黎民填滿了街市。此事驚動了兩家生員，一家是舉人陳貞明；一家是新科舉人郭大安，見眾黎民如此苦情，遂戴上頂帽走到巡撫衙門，到公堂前跪倒，口尊：「大人，這山東連年荒歉，民不聊生，難已封糧，叩求撫憲大人格外施恩垂憐，暫釋眾黎民回家，待到豐稔之年再令眾黎民加倍封糧。」

國泰聞言，把驚堂木拍得連聲的響，用手指定二生員說：「本院豈不知山東連年荒歉，本院催課，原是皇上催本院開征，你二人代眾鄉親講情，難道說我的子民我豈有不疼之理！哦，是了，你二人仗是舉人公，欲買動山東眾民之心，幫助你造反，本院在此撫民，教你反不成，趁此萌芽未出土，須得斬草除根。」

吩咐捕役「將他二人綁了。」眾捕役哪敢怠慢，遂把陳、郭二文舉綁了。國泰隨將王命旗請下，劊子手提刀，中軍官執旗，陳、郭二舉人背插招子，招子上寫：「叛逆逆匪」字樣，推推擁擁，出了轅門，在西關外放了三聲追魂炮，斬了兩個文舉。

眾黎民紛紛議論，巡撫竟敢屈斬陳、郭二舉人。

此事傳到這濟南府，東門外居住一位兩榜進士張文士，一聞此事大怒，眼亦氣紅，慌慌忙忙跑到巡撫衙門，闖上公堂問道：「巡院大人，這陳、郭二舉人身犯何罪？推出斬首。」國泰說：「他二人有叛逆之心，故而斬之。」張文士說：「你空口無憑！竟敢斬國家命員，你仗西宮是你妹子在外作官，任意胡行，來，來，來！咱二人一同進京面奏當今，評一評理，我看你這狗官坐不安牢。」國泰聞言，將驚堂木拍得連聲作響，斷喝一聲：「好一個張文士！依著你是兩榜進士，鎮嚇本院，你好比太歲頭上來動土，你與陳、郭二人必是一黨。」吩咐捕役「給我綁了。」眾捕役哪敢稍停，遂把張進士綁了，請下王命旗，推出西關外斬了。

時下驚動了九家生員，頭一位魏化，二位趙夔龍，三位張元善，四位李文成，五位何文友，六位何文興，七位單登科，八位單登第，九位齊文明。這九位乃是拔貢舉人進士，皆都心中不憤此事，遂公攤盤費，一同進京。非止一日，來至北京，告在都察院內，這都察院又是國泰之表兄的正堂官，將九位生員每人答責四十，派四名解差將九位生員解回。解到濟南府巡撫衙門，國泰升堂，覽畢公文，心中大怒，發下文，解差回京不提。

國泰吩咐一聲：「帶上九名生員。」把驚堂木拍得連聲作響，喝道：「爾等皆是捉死精，莫說爾等告在都察院，就是告在聖上面前，亦是枉然。你們是天堂有路都不走，地獄無門偏要尋。」

一聲吩咐「給我綁了！」遂請下王命旗，眾劊子手捕役人等推出九名生員梟首示眾，這也不表。

卻說山東東昌府恩縣城西，離城八里左家莊，有一家財主，姓左名廷璧，家中廣有金銀，有大糧民地一千頃，驟馬成群，燒鍋當舖一二十座，還有五處雜糧店，三處珠寶店，六十多處綢緞鋪，又有三座人參店，海內有八隻海船，家私無量。性好積累陰功德行，一連三輩行善，惜老憐貧，南修塔，北修廟，修橋補路，齋僧齋道，冬舍棉衣，夏施茶梅湯，人人稱他是左善人。

這左善人只一子，名喚左都恒。孫孫乳名雙喜，七歲入學塾唸書，學名左連城，唸書極其聰慧。這左都恒是十七歲進的文學，二十歲鄉試中舉，二十八歲會試，現今三十六歲。這就是三輩行善積累的陰功德行之好處。左廷璧已老，左都恒當家操辦家務。左都恒這日欲上當舖查考帳目，遂命家人左紅備馬，主僕二人乘馬往恩縣而來。

不多時進了恩縣城，抬頭一看吃了一驚，心中納悶，暗想：「為何滿街上眾黎民百姓皆是五人扛一面大枷。」數不清有多少百姓扛枷遊街示眾，哭哭啼啼，只喊的是饑餓，這一個說：「我一晝夜未用飯了。」那一人說：「你一天未用飯，我今算起來兩天半水米未打牙了。」忽有一人眼尖說：「列位鄉親，咱們有了盼望了，那不是左大爺左善人進城來了嗎？」眾人聞言扭頭一看，果然是善人左大爺進城來了。眾百姓皆都跪在地上，口呼：「左大爺救命！」左都恒勒馬說道：「眾位鄉親，皆因不守王法，方受此罪，我也無法可使。」眾人口吐悲聲：「左大爺，我等並未作犯法之事，皆因連年荒歉，未與國家封糧，縣催征太緊，將我等枷了

示遊街。我等已三四日並未水米打牙了，只求左大爺在縣官面前討一人情，釋放我等回家，折賣田園封糧。」

左都恒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代眾位鄉親前去講情，我與縣官任三封素不來往，講下人情，眾位鄉親莫要歡喜，講不下人情，休生煩惱。」眾人說：「但願講下人情，我等感念左大爺恩重如山。」言罷各個站起。左都恒一抖絲韁，竟朝縣署而來，及至縣衙棄驢。家人接過馬在外等候。

左都恒進了頭門，舉目一看，見知縣任三封正坐大堂，催逼黎民封糧。急忙走上公堂前，深打一躬，口呼：「父台可好！」

任知縣抬頭一看說：「原來是左年兄到了，左年兄一旁請坐。」

左都恒說：「父台在上，哪有生員之坐位。」任知縣說：「年兄到來哪有不坐之禮。」吩咐「看坐。」左都恒身施一禮，一旁落坐。任知縣問：「年兄無事不到公堂，今有何事請道其詳。」左都恒見問，欠身離坐，掃地一躬，口呼：「老父台，生員有一事懇求老父台寬恩。這山東連年荒歉，大家小戶日不聊生，哪有銀錢封糧，懇求老父台恩典，且釋放眾百姓回家，以待豐年加倍封糧。」任知縣說：「年兄，這山東連年荒歉，本縣焉有不知，原是上司向我催征太急，我亦無法辯白。」左都恒聞言，說：「老父台，別的府州縣，生員不能管，這恩縣所屬各村貧民所欠國課，不能折變者，生員代他等封糧。」任知縣聞言，說：「年兄，說話太莽撞，雖然墊糧是一件好事，無奈巡撫大人向日心地糊塗暴虐，年兄所言，代百姓墊糧，本縣不敢應承，咱二人必須一同赴濟南府去見巡撫大人方可。」左都恒聞言，無名火上升，說：「父台既不敢應允，別說去見撫台，就是面見皇上我亦敢去！」任知縣說：「年兄既然如此，咱二人立刻起身。」言罷，二人下公堂去見國泰，不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